



2025 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破译”远古人类“生存密码”

全媒体记者 韩成玺

10月25日至26日，2025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暨资阳濛溪河遗址学术研讨会（第十四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资阳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80余家科研院所与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中国动植物考古领域开展学术交流。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无疑是这场盛会最耀眼的“主角”。

“动植物考古是解码古代生态、还原古人生活的‘金钥匙’，濛溪河遗址就是手握这把‘钥匙’的关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志岩的开场致辞，道出了大家的共识。

作为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遗址之一，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为研究东亚早期现代人演化提供了珍贵材料。其静卧于濛溪河两岸浅丘与沉积平原之上，独特的饱水埋藏环境极为难得地保存了丰富的石器和动植物遗存，让这里成为了考古学家的“宝藏地”。



参会人员参观资阳濛溪河遗址群1号点位。



学术交流。

截至2025年9月，已编号石器及化石标本1.7万件、大型木炭遗物0.21万余件，采集土样2万余份，鉴定植物种子等有机遗存6.35万件，并挑选出土制品及化石碎屑总量逾20.4万件，堪称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

在大会专题报告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郑喆轩从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学术背景、数量分布、文化面貌、勘探发掘、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为众人揭开了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圈粉”全球考古学界的秘密。

“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呈现了现代人的起源、演化、扩散与适应等特性。”在郑喆轩看来，距今约10万-5万年的东亚地区，曾是现代人演化研究的“空白区”——遗址稀少、行为现代性证据零散、文化面貌简单，而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是首次在华南至东南亚区域发现处于这一“瓶颈期”的大规模遗址群。其独特的硅质岩小石器工艺，既与东亚传统石核片技术一脉相承，又有创新突破，成功“填补了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研究的关键时间、空间和文化空白”。



大会现场。

郑喆轩感慨，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核心价值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硅化木等特殊石料的强化、有机质材料的早期加工、动植物广谱利用、系列早期象征性行为、系统性用火、潜在的空间利用，展现了东亚早期现代人复杂的技术、认知与社会行为能力，确认了中国南方早期现代人为特征。

——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首次揭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采集经济和对植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结合国内最早阶段对水生、大型食肉类和鸟类等特殊类型的利用，为认识世界早期现代人为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新材料，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改写了古人类动植物利用历史。

——一系列现代人为的确认、对动植物的广谱利用等清晰展现出“百万年人类史”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场景，成为东亚现代人起源和发展的系

统性重大突破。

正因为其世界级学术价值，在专家学者眼中，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珍贵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份“世界级价值”，在专家们热议中被不断印证。

“去看了一下，称得上‘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靳桂云直言，“从植物考古角度来讲，这个发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发现可以跟它媲美，确实很令人震撼。”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罗运兵表示，资阳濛溪河遗址群中8万-6万年前的动植物遗存，为观察古人类与自然的协同演化打开了窗口，首次完整揭示了早期现代人的“食谱”。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主任吴小红作线上专题汇报时表示，以N32E53探方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年代上限超5.5万年，既为还原古环境提供了关键材料，也为碳十四测年技术挑战极限提供了珍贵样本。

作为长期深耕动植物考古的专家，山东大学教授胡松梅更是对于出土的遗存惊叹不已：“能追溯到数万年前的花椒遗存，以前都不敢想，这个发现非常令人震惊！”

研讨会期间，学术交流的热度持续攀升。除了8位专家的专题报告，90余位学者分3个分会场进行专题汇报，30余位学者通过学术海报展示最新研究成果，思想碰撞间不断迸发新的研究思路。10月26日下午，参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资阳濛溪河遗址群1号点位，走进考古大棚、考古工作站与微距博物馆，亲手触摸那些沉睡数万年的“远古印记”，切身感受这座遗址在中国动植物考古领域的分量。

“这不仅是一场学术交流，更是一次对现代人类发展史的回望，大家可以在这交流新方法、新观点、新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的话，道出了大会的深层意义——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不仅为川中丘陵区史前文化框架构建提供了线索，更让世界看到了东亚现代人类适应自然、开拓创造的智慧。

这场盛会，正让这份珍贵的遗产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

这场跨越数万年的“对话”仍在继续，而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精彩故事才刚刚开始！

专家访谈



靳桂云
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植物遗存是“全世界大发现”
更是“老天的礼物”

10月25日，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靳桂云从植物考古视角，讲述她眼中的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有着怎样的非凡价值。

“因为我是做植物（考古）的，我对国际学术前沿还是比较了解，这个发现肯定是全世界正在为之最丰富的，主要它这个年代比较早，不是一般的早。”刚结束资阳濛溪河遗址群1号点位采访，靳桂云就难掩激动，“这个年代与古人类生活相关的遗址里，就没见过这么丰富且保存这么好的植物遗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重大发现，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发现！”

谈及遗存能完好留存的原因，她将其比作“老天的礼物”：“绝水环境在南方其实蛮多的，但考古发现本身就是很神奇的事——它埋藏了

8万多年，偏偏在最近被发现，还赶上了中国考古学大发展的时期。”在靳桂云看来，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价值远不止“罕见”，更在于它为植物考古、第四纪环境研究打开了新窗口。“我们做植物考古，不是简单研究植物，核心是研究‘人与植物的关系’。以前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找植物遗存是非常难的，在植物考古的发现上面，这就是特别重要的。”

聊到遗址群的研究进展，靳桂云给出了高度评价：“目前濛溪河植物遗存的研究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比如测年，我们原本以为遗存都集中在一个年代，结果发现植物种子，果实测出来的年代不一样——不只是5万到8万年，还有其他时期的。这对后续考古发掘是个重要启示，说不定会发现其他时期的东西。”

罗运兵
资阳濛溪河遗址
打开一扇观察古人类与动植物协同演化的窗口

10月25日，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罗运兵表示，资阳濛溪河遗址以其保存完好的8万到6万年前的动植物遗存，为研究古人类与动植物协同演化关系提供了一扇极为珍贵的窗口。

“去现场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撼。”罗运兵说，很难想象，在距今约8万到6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还能发现保存如此完好、丰富的动植物遗存。这是四川盆地近年来的重大考古突破之一，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么，这扇“窗口”究竟能看到什么？罗运兵比喻：“我们吃饭要吃饭，而动物也是古人吃的‘菜’。”在濛溪河遗址，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清晰地展现了远古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与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的生活图景，将引领学界更多关注南方绝水环境中，过去被



Joris Peters
得天独厚 立体再现数万年前人类生活

10月25日，德国慕尼黑州立人类学与古解剖学研究所教授Joris Peters直言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具有世界级意义”。

谈及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核心价值，Joris Peters表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这个遗址的年代测定，对应于该地区文化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更让他惊讶的是遗址群的保存状况，“这些遗址的保存状况非常罕见。一旦有这样的保存环境，我们就能还原一些此前未知的历史。”

作为全球唯一在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综合性遗址群，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全类型”保存特征，让Joris Peters坚信其

独特价值：“我认为这类发现的国际价值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能从中获得很多信息。这个遗址对未来研究也至关重要，它的价值才刚刚开始显现，这意味着我们仍能不断发现新的线索，来还原当时的历史与自然面貌。”

作为一名动物考古学家，Joris Peters对濛溪河遗址群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动物遗存非常有吸引力，能反映出当时丰富的资源状况。”他进一步阐释，“这表明当时的人们正在开发陆地环境——我们发现了鹿、大象的化石，同时也在利用水生资源。因此，动物遗存反映出当时存在一种广谱经济模式，这对考古学家来说无疑极具研究价值。”



胡耀武
多学科合作
破译八万年前“生存密码”

10月25日，复旦大学教授胡耀武谈及对遗址群1号点位的参观感受，直言这是他参观过的众多旧石器、新石器遗址中，深受震撼的遗址之一。“最大的感受就是‘全要素’，这里的石器、动物、植物，包括环境等等，是目前在旧石器遗址中仅有的几个要素非常完全的遗址。”

对于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发掘与研究，胡耀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旧石器遗址开展多学科合作的典范。“这个遗址从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时，就邀请了一大批多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参与其中，称之为‘多学科合作’。”他举例，石器研究、动物研究、环境对动物资源的获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人类得的是，与多数旧石器遗址“动物保存很好，植物基本上看不到”的情况不同，资阳濛溪河遗址

群的植物遗存保存得非常好。“这里有很多植物，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花椒。”他介绍，植物遗存的完好保存，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人群在动植物资源的配比上，有很好的方式获取更多食物资源。

在动植物考古视角下，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价值尤为突出。胡耀武表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包括鹿、熊、象等，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能力还是较强的。”更难得的是，与多数旧石器遗址“动物保存很好，植物基本上看不到”的情况不同，资阳濛溪河遗址



刘志岩
汇聚全国顶尖力量
深化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研究保护与利用

10月2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志岩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大会落地资阳，正是由于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与影响力。

“濛溪河遗址先后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度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获得中国考古学的最高奖项。”刘志岩说，“参加大会的专家大多是‘慕名而来’，希望亲临现场，一睹这一重要遗址的真容。”

刘志岩认为，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动植物遗存，植物方面发现有橡子、接骨草、花椒等，动物遗存包括象骨及多种水产动物骨骼等，这些遗存为考古学家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此次大会，全国顶尖专家齐聚资

阳，共同研究濛溪河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必将极大推动遗址群的价值阐释与认知提升。

谈及未来，他提出，遗址群价值阐释后可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比如探索与中医药、调味品等产业结合，策划遗址公园建设与对外开放，让更多人走进资阳，了解10万至5万年前这片土地上的远古人类的生活景象。

近年来，四川考古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刘志岩表示，积极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正是为了汇聚全国智慧，共同助力四川考古材料的研究与价值提升。“我们真诚邀请全国各大机构、知名专家共同参与四川考古研究，尤其是濛溪河遗址的研究工作中来，共同推动四川考古事业实现更大发展。”



胡松梅
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这些发现太“震撼”

10月25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胡松梅解读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学术价值与大会背后的“资阳吸引力”。

“其实好多人都冲着资阳来的，尤其是冲着濛溪河遗址来的。”谈及大会选址，胡松梅教授直言，“这个遗址虽然我们在新闻上、评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都看到过，但我们还是想亲眼见证一下濛溪河的重要发现。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平时肯定没有机会到这样的遗址去，借这个大会的机会能亲自来看，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作为长期深耕动植物考古的专家，胡松梅对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遗存保存状况尤为惊叹。她提到：“遗址群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比如发现的花椒，时代能追溯到这么早，这在以前是从没有发现的，我对这个发现非常震惊！”

在胡松梅看来，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价值远不止于“罕见”，更在于其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度。“除了遗址本身的重要意义，它跟进的研究也非常关键——和大量高校、研究所合作，做多学科研究，把从早到晚的分期、环境背景，还有动植物遗存反映的生态、生活，都搞得非常清楚。”

胡松梅坦言，每次动植物考古大会都依托重要考古发现召开，“希望这次会议上，大家参观遗址后能碰撞出更多想法，我们也盼着能早点见到遗址，实地感受那些遗存背后的远古故事。”

从“全球罕见”的动植物化石到多学科研究的系统推进，再到考古界的广泛认可，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正让资阳成为全国关注的“考古高地”。而这场大会，无疑让更多有机会走近这座“远古动植物王国”，解锁人类演化的更多奥秘。



吉学平
资阳濛溪河遗址群两大发现叩问东亚古人类演化

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博物馆研究员吉学平聚焦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独特价值，解读其在东亚古人类演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我们动植物考古大会基本上是一年一度的年会，这次到资阳来召开，就是因为有濛溪河这么重要的发现。这对凝聚多学科专家力量、培养多学科力量在这个地区工作，非常有意义。”“资阳濛溪河遗址群被学界认定为‘世界级重要要素’”“古人类与动植物资源互动的典型范例”，确认了系列全球同期早见的行为现代性证据，是现代人类特别是东亚现代人类演化研究的重要突破。在吉学平看来，濛溪河遗址群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直接触及这两大关键学术问题：“一个是东亚的早期现代人活动，这是比较早的代表性遗址之一，整个南方、东南亚这种遗址都不多；另一个是它的年代范围刚好跨越末次冰期的开始，对探究这个时期人类的演化、人类对环境适应性策略，非常有意义！”

他也期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汇聚多学科智慧，“通过来的这些多学科专家的讨论，能够为濛溪河遗址群未来的研究、未来的规划建设建言献策。”



李水城
硬核遗址群
资阳成考古界焦点

在2025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暨资阳濛溪河遗址学术研讨会期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以学科发展、学术价值、保护利用等方面，全方位解读这场考古盛会与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非凡意义。

谈及中国动植物考古的发展，李水城感慨颇深：“动植物考古属于科技考古范畴，科技考古又是为考古服务的，它利用科技手段和科技分析方法来解决我们考古发掘中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动植物考古在这20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此次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规模空前，彰显了考古界、中国科技考古，特别是中国动植物考古的蓬勃发展前景。”

他说，大会落地资阳，从某一个方面显示出，四川甚至资阳对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的重视。这样一个会议能够在资阳举行，对扩大资阳的影响、扩大四川的影响，本身就很有价值。

而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硬核实力，正是大会选址的关键。该遗址群被学界认定为“世界级重要要素”“古人类与动植物资源互动的典型范例”，确认了系列全球同期早见的行为现代性证据，是现代人类特别是东亚现代人类演化研究的系统性重大突破。

对于遗址群后续发掘与研究，李水城也给出了明确建议：“现有的一些考古发现已经足够研究一段时间了，所以在保护好遗址群的前提下，先把眼下已经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先把它吃透了，再考虑下一步工作。”



郑喆轩
我们一直都有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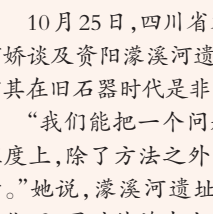
10月25日，作为濛溪河遗址考古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受到广泛关注。会后，他进一步阐释了该遗址群的学术价值与自身进展带来的影响。

当被问及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是否有未公开的新发现时，郑喆轩表示：“我们一直都有新发现，今年4月份还获评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它够新、够好，所以才能评上。”他点出遗址群的核心吸引力：“在旧石器时代，能像濛溪河这样保存下如此多脆弱有机质遗存，特别是植物遗存的遗址，非常罕见。濛溪河遗址群正因为有丰富的植物遗存，以及它在国内国际的独特性、罕见性，才吸引了很多专家。”

郑喆轩进一步指出：“它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对史前人类生计模式、

也就是他们怎么吃、吃什么、怎么生存演化，有重要的启示。以前我们绝大多数时候只知道古人干了什么、用什么工具，少数遗址能知道他们吃什么、但几乎没有遗址能让我们了解古人如何利用植物资源。濛溪河遗址就为我们提供了国内甚至国际上非常独特，甚至某种层面上唯一的视角，来认识远古古人类在生存演化过程中利用植物资源的方式。”

作为四川考古的“局中人”，郑喆轩解读了近年来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性进展：“我觉得是碰到了好时代，不仅有政府层面的更多支持，公共层面的更多理解，还有很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促使我们取得这些成果。”可以看出，从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研究，到旧石器考古的整体推进，再到三星堆等重大遗址的持续突破，四川考古正迎来黄金期。



万娇
为何资阳濛溪河遗址群遗存如此丰富？

10月2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谈及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核心学术价值，直身就说明这个地方好、环境好，也正因此，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才能得以完整保留至今。

此次全国性考古大会落地资阳，万娇认为，“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动植物考古交流，大家都会交流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她表示，一样的一个遗址，可以提供这么多植物，让我们探索人与植物的关系。”

遗址能完好留存并孕育丰富遗存，离不开资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优势。万娇说，“整个四川地因为有着秦岭山脉的阻挡，气候的变化对四

边的影响会有减少作用，很多珍稀的动物都在咱们四川盆地有了遗存。”人类在此留下大量遗迹，本身就说明这个地方好、环境好，也正因此，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才能得以完整保留至今。

这是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发展非常难得的机会。从“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动植物考古交流，大家都会交流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她表示，一样的一个遗址，可以提供这么多植物，让我们探索人与植物的关系。”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万娇透露将聚焦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突破，持续推进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的研究。

全媒体记者 陈维 李梅
本版图片由全媒体记者 秦建华 张天富 李笃 邵永福 摄